

政治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人
文
出
版
社

[美] 保罗·弗朗哥 著
赵波 译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014001338

D095.615

04



政治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

[美] 保罗·弗朗哥 著

赵波译

人 民 大 版 社



北航

C1689270

D095.615
04

责任编辑:钟金铃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田杰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美]保罗·弗朗哥著;赵波译。

(政治哲学译丛/韩震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ISBN 978-7-01-012461-2

I. ①奥… II. ①弗…②赵… III. ①奥克肖特,M.(1901~1990)-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97.125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7935 号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Paul Franco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58610001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

AOKEXIAOTE DE ZHENGZHI ZHUXUE

[美]保罗·弗朗哥著 赵波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461-2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政治哲学译丛》学术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贝淡宁 曹卫东 丁立群 冯俊 高宣扬

顾肃 韩水法 韩震 何怀宏 黄勇

江怡 李秋零 廖申白 尚杰 童世骏

万俊人 谢地坤 姚大志 衣俊卿 应奇

余纪元 俞可平 俞吾金 赵敦华 赵汀阳

的名。王阳明一派更对立本基始而生新空，更端的深首义主会者占的

总序

韩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最突出、最活跃的部分。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碰撞、冲突借鉴和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闭关锁国的保守策略显然既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文化沟通、思想传播和信息流通本身早就成为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是现实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不仅生产力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而且一定的关系、联系本身就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在这种意义上说，限制国际贸易、思想交流和信息流通就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享受火，不得不忍受烟。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之间的对话显然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需途径，因为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对许多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对话。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上完全放任自流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与世界各种政治话语的对话中凝练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也更有吸引力的民主、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发展我们的基本观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建设一个民主、富裕、文明和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不至于使我们的航船迷失方向。

与此同时，信息流通也推动着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从长远看，文化的交流会促进我们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往往借助它们的经济优势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而不是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时，也必须注意我们的文化安全问题。可以说，我们是借助波涛行船，但要避免被浪涛吞没。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水，也是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经济、文化和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逃避是不可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急流勇进，在思想文化和学术创新的竞争中发展自己。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会扩大交往，达成共识，形成近似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趋同，因为经济的全球联系恰恰造成国际分工，而分工又必然造成利益差异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利益差异和认识差异就会造成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风格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代相近的自然经济造成古代各民族相同的文化特性，古代的差异往往是因为地理差异和缺乏交往而形成的；而现代生产的国际分工反而有可能真正促进民族文化风格的分化，因为现代社会是在交往和交流中形成的真正文化精神上的差异。

世界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思想和政治上的引导！”^①在全球竞争的激流中，谁有清醒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思想，谁就能够够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就必须捍卫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政治安全。但是，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加强对世界政治及其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理论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它们的政治与文化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西方政治的研究。就我们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更多地研究西方的政治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容易理解对方，又能够掌握主动。

如果我们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首先就要了解对手，为此，就要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与对方平等对话，你就要真正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局限性。只有真正认识了对方，才能找到发展自己并超越他人设置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藩篱的方法。这就像航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如何才能把稳船舵，顺利达到目的地呢？答案就是：了解航程中所必要的一切信息，如海洋气象、洋流变化、航线方位等等。只有对各种险恶的条件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乘风破浪，胜利地达到彼岸。

第二，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必须善于从对方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善于学习对手，才能超越对手。我们不能因差别和对立毒化了自己的理智，丧失了从别人那里学习长处的能力。政治制度是为一定生产方式服务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必然反映在政治等社会形式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两种生产关系目前都与基本同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社会主义不能在真空中发展，它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地球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面对的是同一个生活世界，它们是对当今世界发展道路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社会治理的经验，西方政治哲学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只有善于从中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的政治理论才可能成熟起来，并得到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以使自己少走一些弯路。

第三，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水平的战略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发展和学术创新是在冲撞、竞

争、交流和融会过程中进行的。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活动本身实质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至少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讨论、对话和妥协是政治活动正常进行（而不是被强权与暴力所打断）的必要手段。积极地进入对话与讨论，可以在政治斗争中锻炼自己，减少自己的任意性。因此，对话、辩驳和讨论不只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手段，也是文化健康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必要途径。在一个鸦雀无声的社会中，思想理论和政治文化是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的。为了我们的政治文化有一个健康发展环境，我们就应当自觉地、主动地投身于全球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竞争性讨论中去。

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战略研究。“倘若仍采用老的战略来对付新现实，那么新现实亦会迅速复归于老的形态之中，我们就会错过取得进步的机会。”^①而要研究新战略，就必须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动态。显然，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

当前，西方政治理论有五大流派：自由主义（像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保守主义（如诺齐克、布坎南等人）、新左派（形形色色的左派人士）、社群主义（如查尔斯·泰勒、桑德尔、瓦尔策等人）和女权主义（如苏珊·奥金等人）。这五大流派围绕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地位、自由与平等、正义与美德、性别角色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这五个流派的阵营并不像概念的分类那样截然分明，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思想右倾的保守主义者中间，有的主张极端个人自由的观点，有的则主张有条件的政府控制。在社群主义中既有维护传统道德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者，也有激烈批判个人主义的消极后果，力图使公共利益占居社

^①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变革中的世界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会话语主导地位的新左派。同样，新左派也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激进女权主义和种种另类思想的集合，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理论指向。

首先，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与社会谁是更重要的存在，不同的政治哲学得出了极为不同的结论。传统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优先于社会。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自足的、独一无二的人格，因此，人人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社会在存在上依赖个人的存在。社会既没有思考的大脑，也没有行动的双手，更没有多情的心灵。任何时候，都是个人在思考，在活动，在合作，在竞争，在爱，在恨。但是，社群主义和部分新左派认为，单个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政治社会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地域中形成的。人们生来带有民族的、文化的、时代的特征，人的角色首先是社会成员的身份（membership），“没有成员的身份，人就缺少有规定性的人格”^①。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个体的人格。

其次，就个体权利（the individual rights）还是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s）优先的问题，不同的派别也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自由主义和部分保守主义者往往坚持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以任何整体社会的利益抑制或减少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过，自由主义者更关注个人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保守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的经济权利，在社会道德方面他们也倡导以社会规范对个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社群主义者和部分新左派则认为，既然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的，群体在存在上高于个体价值，因此个人权利在地位上就应该服从群体的共同利益。就如桑德尔所说的：“我们对家庭、社区、阶级、国家的责任重于特殊的个人”^②。

再次，正义和美德的争论的关键在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依赖的是理想

^① Michael Walzer, “Membership”, in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65.

^② Michael Sandel, “Justice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Markete Daly 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84.

的政治建构模式，还是依赖世世代代筛选和凝练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认为，按照某种普遍的理论和制度安排，可以建立自由和正义的社会。因此，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正义制度。但是，社群主义者认为，政治判断从来都是在政治实践之中作出的，而我们的政治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展开的，因而制度和模式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建构，不如说是传统的演化和政治实践的结晶，良好的政治运行需要富于传统根基的行为德性。

最后，女权主义向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图景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政治理论“只关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公共政治领域”^①，忽视了日常生活和私生活领域的政治问题。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图景：左派主张平等，因此往往赞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右派认可自由，因而倾心于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在中间是一些自由派（liberals），他们相信某种自由与平等的鸡尾酒式的混合类型，因此主张福利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认为，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在讨论自由、平等和公正等问题时，都忽略了两性之间的自由与公正和性别平等问题。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把两性之间的关系带到政治话语争论的前台，成为政治论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这套丛书准备持续地进行下去，既译介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代表作，也译介某些对这些政治哲学代表人物的理论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力求给读者了解国外的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方便，以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2012年6月19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①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2.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弗兰克·弗朗哥和帕特里夏·弗朗哥

致 谢

我衷心感谢芝加哥大学的纳丹·塔克夫教授、约瑟夫·克罗波西教授与拉塞尔·哈丁教授，他们细致入微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中肯的意见。我尤其要感谢塔克夫教授，他不仅深度评论了本书的初稿，而且为开拓研究视角提供了宝贵意见。科罗拉多大学的蒂莫西·弗勒教授最初引导我研究政治哲学和迈克尔·奥克肖特的思想。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勒教授长期以来对我的思想启发。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吉尔，在她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此书的编辑等工作。

目 录

致 谢 / I

导 论 / I

第一章 《经验及其模式》与哲学理念 / 13

著作的目标与背景 / 13

经验概念与经验模式 / 22

历 史 / 33

科 学 / 48

历史与科学 / 54

实 践 / 60

第二章 从哲学到政治哲学 / 72

法律与政治的哲学理论意义 / 72

恢复政治哲学传统 / 84

解读现代政治哲学传统 / 96

第三章 理性主义、传统与政治 / 118

理性主义与我们时代的困境 / 120

批判理性主义 / 133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政治：奥克肖特的怀疑式保守主义 / 156

第四章 《论人类的行为》：奥克肖特的公民联合体理论 / 175

哲学理念新论 / 179
自由理念与实践理念 / 185
公民联合体理论 / 198
当代欧洲国家的双重特征 / 220
理论批判 / 243

结语 奥克肖特与自由主义的当代争论 / 252

缩 写 / 259
参考文献 / 260
索 引 / 275
译后记 / 285

导 论

作为主要的当代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令人 1 难以把握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不能根据经常对政治理论的分类将奥克肖特适当地归类为任何一种通常的类别。政治理论的标签包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历史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所有这些都无法充分囊括奥克肖特的复杂性和明显的主张。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

奥克肖特是一位具有较少传统信仰的传统主义者，一位比实证主义者拥有更多怀疑成分的“唯心主义者”，一位反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爱好者，一位欣赏黑格尔胜于洛克的个人主义者，一位不赞同哲学的哲学家，可能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如果休谟也能称之为浪漫主义者的话），还是一位令人震惊的散文家。奥克肖特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①

这种关于“独一无二性”的论证，经常与当前的争论格格不入。既然不将奥克肖特贴上某种标签的做法可能会误解奥克肖特的思想，那么本书仅仅从我认为的奥克肖特已对当代政治哲学作出的贡献入手，表达我对奥克肖特政治哲学的理解。

奥克肖特的著作有三个方面值得认真探讨，我在此书中将一直关注这些方面。我首先关注奥克肖特的哲学理论和政治哲学理论。众所周知，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在 20 世纪已遭到了来自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峻挑战。如今，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们必须准备应对这些挑战，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充分论证。在这方面，奥克肖特已做到了，无论从深

^① Maurice Cranston, “Michael Oakeshott’s Politics,” *Encounter* 28 (January 1967), p.82.

度还是广度来说，在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与奥克肖特相提并论。正如我们看到的，奥克肖特从来没有忽视本质与哲学的可能性之间的“真政治”的问题，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将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 2 我强调奥克肖特的哲学的第二方面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实践理性。当然，这是奥克肖特的哲学广为所知的部分，可能不必像其他部分一样做过多解释。事实上，人们经常过多抬高这部分的价值，以致我总想降低这部分的价值——或者至少不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凌驾于其他方面之上，因为我认为其他方面对于理解奥克肖特的所有主张同样是重要的。然而，毋庸置疑，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从反对的角度阐释理性的实践性和情境性，都构成了奥克肖特哲学中最令人感兴趣和最重要的方面。这不仅提出重要的政治暗示，而且与人类理性的所有问题充分关联，不可否认已成为如今政治辩论的核心。

我关注的奥克肖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自由理论。在他的公民联合体理论中，他为我们展示了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自由主义最复杂和最令人满意的论述。这种论述更多应该归功于黑格尔，反对自然权利和传统自由理论中的原子主义。同样在这方面，我们很难将奥克肖特归类为任何一个当今的派别。公民联合体理论的高度程序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所谓“道义论”的自由主义者，如同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和德沃金一样。但是，奥克肖特的理论中黑格尔式的历史性方面，回答了诸如桑德尔和泰勒这样的“社群主义者”的质疑，同样是在反对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的。除了这个优点之外，奥克肖特的理论也明确思考了权威的概念——几乎已成为当代自由理论的主题（例如罗尔斯关于权威的论述）。最后，我将论证，当其他的当代思想家都在致力于从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研究自由主义的时候，奥克肖特则花更多精力构建道德理想，使之免于单纯的“右”与“左”式的攻击。

奥克肖特捍卫政治哲学的理念，批判理性主义和阐释自由主义，这形成了此项研究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主题是如何展开论证的。首先，我指出此项研究的方法论。我已在研读奥克肖特的文本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张。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方式理解像奥克肖特这样严谨的哲学家。而且，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奥克肖特的文本。在奥克肖特的一生中，他的思想经历了发展变化，从最初的《经验及其模式》（1933年）中阐释一般

的哲学观点，到后来的《论人类的行为》（1975 年）中思考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我的论点基于这样的思想变化。³

然后，我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全面分析《经验及其模式》一书，在这部奥克肖特早期的著作中他分析了经验或者知识的主要形式——哲学、历史、科学、实践，以及决定这些形式之间的关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有助于理解奥克肖特的视角——大体上根据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独一无二的解读，将奥克肖特视为一位“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或者右翼思想家。它揭示出奥克肖特是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既不是某位思想家简单的模仿者，也不是狭隘的思想者。大多数评论家都已意识到《经验及其模式》一书对于理解奥克肖特后来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性，^①但是还未着重全面分析奥克肖特早期的重要著作。我在第二章中不仅阐释了《经验及其模式》一书对于奥克肖特后期著作的重要性，而且论证了它是 19—20 世纪唯心主义思想的根基。

我重点分析《经验及其模式》一书的核心：哲学的理念。19 世纪中期，哲学的本质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代，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这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柯林伍德等 20 世纪的许多哲学家们都在不断思索的问题。我认为，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一书中主要的思考肯定包含对此问题的回应。将哲学定义为进行激进地自我批判的思想——没有预设或假设的经验，他提出了哲学如何废止或者取代科学及其历史有限性的观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这两类教条主义者都为 20 世纪的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一书中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奥克肖特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在这里值得特别关注，因为他还是赞同普遍的某种形式的历史主义。但是奥克肖特不是一位历史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历史而被“摧毁”，或者哲学以某种形式简化为历史。对奥克肖特来说，哲学既独立于历史理解，又高于历史理解。这种观点贯穿于奥克肖特一生的研究之中。

^① 例如，W. H. Greenleaf, *Oakeshott's Philosophical Politics* (London: Longmans, 1966)。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唯一一部关于奥克肖特的简明自传。它提供了关于奥克肖特早期著作颇有价值的总结，但并未充分阐释他的政治哲学，直到《论人类的行为》一书才充分讨论这个问题。